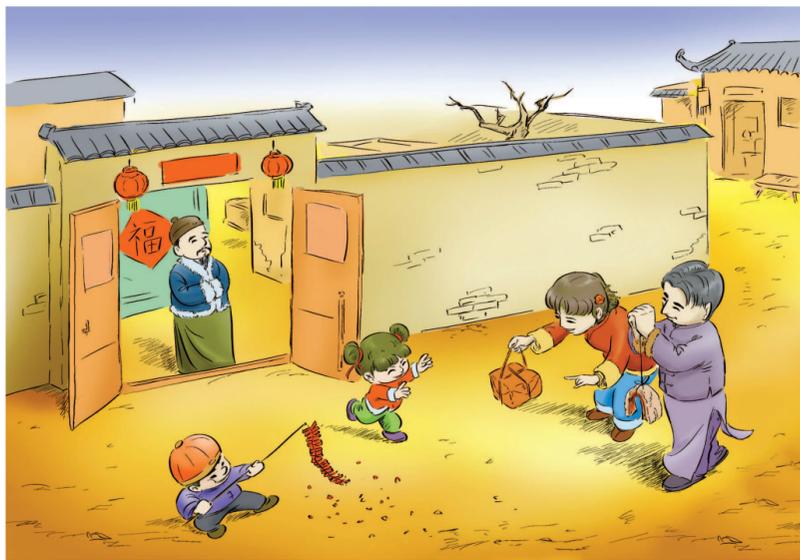


历史长河里,传统节日的变调

■ 叶国良



视觉中国 图

京杂记》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上巳和重阳,乃是妇女郊游的日子,也是入冬前舒展筋骨的机会,特别受到重视。也许因为重阳丰富的活动超过了人日,人日登高的习俗遂为重阳所吸纳。

总之,一年中的登高佳节,先是上元与重阳并立,继而改为人日与重阳并立,最终则重阳独占鳌头。如今,知道上元、人日有登高之俗者已经寥寥无几了。

若论此俗来源可追溯到上巳修禊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简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勺。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勺。

——《诗经·郑风·溱洧》

这首著名的诗描写春水方盛之时,郑国人纷纷到河畔踏青,有青年男女邂逅相悦的情景。他们为何前往河畔?《韩诗章句》说:“当此盛流之时,士与女方执而拂除。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根据研究,早在殷代、西周之初,王室便会在春季“乘舟禊于名川”。《周礼·女巫》郑玄注说:“岁时拂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被是除的意思,禊是洁的意思,即拂除身心已积累一冬的不祥,使其净化。日子在三月上巳日,所以称为上巳节。《溱洧》中的青年男女到河畔去,便是为了拂除不祥。至于有人相遇互悦,乃是这个习俗中的插曲。

这个习俗传到魏晋,略有变化。东晋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写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此次集会有数千人参加,他们修禊的所在地名为兰亭,反映的习俗与《溱洧》所载相同。

不过,当时已不见士人“招魂续魄”的活动了,重点放在曲水流觞与赋诗。他们在河畔挖掘一条弯弯曲曲的浅流,引入河水,将酒置于可以浮在水面的众多酒杯中,让他们缓缓地顺流漂浮。众人坐于曲水旁,纵览水光山色,一面

作诗,一面随兴取酒饮用,服务人员会随时补充,如此循环,其设计宛如现代的旋转寿司一般,但意境之高雅,远远过之。

这样的雅事始终被文士们继承着,只不过准备曲水流觞太过费事,往往只剩饮酒赋诗的节目了。清人方文《禊日牛渚》诗写道:“去年禊日在真州,与客沽酒临江楼。”可称略存其意。圆明园有曲水流觞之亭,但其设计恐怕与古人的野趣相去甚远。

三月上巳,后来多改用三月三日,因而上巳之名渐遭遗忘。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乃是描写当时修禊之俗。当天王公贵族,平民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齐往水边,但他们的主要兴趣是踏青散心,以及人看人,被除不祥,饮酒赋诗恐怕已不在心上。特别是妇女兴致最高,因为这是她们一年之中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大白天郊游的两个日子之一,另一个日子是九月九日重阳节。汉代的《西京杂记》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

受宋朝理学的影响,妇女郊游的概念不受欢迎,但习俗有其坚韧的生命力,人们将主要的活动改为上坟扫墓,仍在暮春举行,仍然踏青。至今有些地区在农历三月三日上坟,有些则在清明或前后扫墓,若论此俗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上巳修禊,只是主要的活动项目已经过数次变迁了。

典故的背后有渐被遗忘的七夕曝书习俗

玉露三秋早,银河七夕初。不应须卧疾,为曝腹中书。

——唐·郑愚《七夕卧病》

农历七月七日,据传是天上牛郎织女相会之期。织女是妇女们崇拜的对象,晚上要向织女乞巧,期望学得一手好女红。这习俗起源很早,《西京杂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乞之。”这是宫女乞巧。南北朝钟惺的《荆楚岁时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这是民间妇女乞巧。除了乞巧,后代妇女也会向织女祈福,周处《风土记》称:“乞

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也有人将子女许给织女为子,以确保子女能顺利长大成人。从上述看来,七月七日似乎是专属于妇女的节日。郑愚不学杜牧“卧看牵牛织女星”,却在当天曝其“腹中书”,不是有点做作吗?

其实七月七日并不专属妇女,男男女女都有事要忙。

汉代崔寔《四民月令》讲到七月时说:“七日,遂作曲,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作干糗,采苳耳,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原来这天要做的事情很多,白天也要曝晒衣物,且其起源恐怕不晚于乞巧。《渊鉴类函·岁时部》载:“太液池西,有汉武帝曝衣楼,七月七日宫人出衣曝之。”则汉初初期便已如此。《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一段有趣的故事:“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诸阮为了好衣裳不遭虫蠹而曝晒,阮咸(字仲容)却挂起不值钱的犊鼻褌,合乎当时“任性荒诞”的标准,所以被写入《任诞篇》,也算一种名士风流。而“未能免俗”一语,也透露了七月七日白天晒衣的习俗。

这习俗唐代依然,所以沈佺期《七夕》诗云:“月皎穿斜线,风轻得曝衣。”又其《七夕曝衣篇》有句云:“此夜星繁河正白,人传织女牵牛客。宫中扰扰曝衣楼,天上娥娥红粉席。”杜甫《牵牛织女》也有句云:“曝衣遍天下,曳月扬微风。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以上三诗写的都是七月七日白天晒衣,晚上乞巧的习俗。

除了晒衣乞巧,文人学士也在这天曝晒经籍,以免蛀虫破坏卷帙。王隐《晋书》(佚文)载:“魏武帝辟高祖,高祖以汉祚将终,不欲屈节于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魏武帝遣亲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门下树阴下息。时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令史窃知,还具以告。乃重遣辟之,敕行者曰:‘若复不动,便可收之。’高祖惧而应命。”此文里的高祖,指司马懿。他本不愿应聘当曹操的幕僚,托词腿部麻痺无法起床,多疑的曹操派人穿着便衣侦察,发现司马懿七月七日晒书,足证麻痺乃是谎言。于是重新下聘,并指示不接聘便逮捕,司马懿只好应聘出山。在当时,曹操若知司马懿会夺走曹家的天下,想必不会那么认真追究。历史真会作弄人。

由上可知,七月七日这天,男人也有事要忙。不过,有人就是会作怪。《世说新语·排调篇》说:“郝隆七月七日出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曝书。’”别人是真曝书,郝隆则曝腹,以示满腹经纶,如果不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可怜的行径很快就会成为笑柄。郑愚诗用的就是郝隆的典故,而这个典故的背后,其实有渐被遗忘的七夕曝书习俗。

七夕曝晒衣物的习俗会被遗忘,原因之一是后世将此俗改到六月六日。据传玄奘取经返国,不慎于六月六日落水,捞出晒书,因而寺院每年于此日逐页翻书曝晒,称为“晒经节”。又,崇信道教的宋真宗自称在这天获得上天赐予天书,而定六月六日为“天贶节”。总之,七月七日曝晒衣物、书籍的习俗,大约经过佛、道两家说词的渲染,不知不觉转到六月六日。至今民间仍有“六月六,晒红绿”(红绿指衣服)之说,而清人朱彝尊则名其文集为《曝书亭集》。



《礼制与风俗》
叶国良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悦读

纷纭众说到繁“春”

■ 张大春

每年的第一个季节都充满了祝福、期待和生机,令人兴奋的开始,有时也令人迷惑。

年幼时我所居住的眷村,家家户户都是竹篱泥壁,只在农历新正之前漆漆了门窗,贴上春联,显得有些亮眼——那是我识字后的开蒙之处。

父亲喜爱的对联也就那么几对,其中有“一元复始,大地回春”。旁人家也贴写,但常见的总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对仗比较工整。父亲说万象更新不如大地回春好,因为“里头藏着儿子的名字”。

由于字形演化、改变的缘故,春字在不同的书里被归为不同的部首。东汉许慎的《说文》将春字归入“𠄎”(𠄎)部,这是因为小篆的春写成“𠄎”头,底下“屯”,“屯”下“日”,这个字的原初之义是个动词,读若“蠢”,也并没有愚笨的意思。所指涉的,乃是振作、出动。“屯”既是这个字的注音符号,也兼具表义的功能,和上面的“草”字头一样,象征草木之初生。

到了隶书和楷书里,春字大草定了型,字头就和“春”“泰”“泰”“春”同化了。看来都是“三”“人”的组合,隶书多将那人字底下的两撇和字底的最后一横划断开,看来像两撇八字胡;楷书则让这个字形贯通而下,显得神完气足多了。

我听到最荒唐的一个解释是,人之为物,可以贯通天地人三才,而“三”的三连划,就是《说文》里的阳爻,所以说“三阳开泰”。实则这个“泰”字原本与八卦、术数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但是老古人造字立说,未必不可通假附会,让我们回到春字来看一看,会发现《易经》也不是全然没有立足之处。在前文提到的《说文》之中,许慎训春字为“推也”,以时序而言,冬天的寒冷之气到了立春之后转温,草木到此时也竞相生长,这是大自然给造字者的启迪。而《易经》的“屯卦”也有万物充盈其生机而始生的意思,人与事无不在此时萌发。

萌发是多方面的,君不闻广东乡亲称禽鱼之卵为“春”,连江浙方言里也有同样的字汇。至于酒,出于南亩而春饮者亦名春,今之“剑南春”就已经相当知名了。唐代李肇的《国史补》记载过更多,包括鄆地的“富水春”、乌程的“若下春”、荜阳的“上窟春”、富平的“石冻春”等皆是,看名称就消得一醉。

很多植物于花名而外还叫作某春,某某春,像是罌粟,别称“丽春”;芍药,复名“婪尾春”;牡丹,又叫“寿春”“绍兴春”“政和春”“玉楼春”“汉宫春”;至于“独步春”,这是茶蕪,“开到茶蕪春事了”,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开时”。

名字里有春字,颇有占便宜之处,我每年帮好几百位朋友写“春帖子”,几乎都少不了“向阳门第春先到”“春风大雅能容物”“繁春到此是文章”之类的句子,感觉自己果然身在每户人家,真是福泽广被。



《见字如来》
张大春 著
天地出版社

上海国泰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2017年度中国拍卖行业协会AAA企业 | 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 | 上海拍卖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 2017-2018年度上海市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二手车专场拍卖会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9年2月27日(周三)举行二手车专场拍卖会,拍卖会采用现场与网络同步拍卖的形式(竞拍网: www.gpai.net/2c),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奔驰、帕萨特、别克等一批。二、**展示时间**: 2019年2月25-26(10:00-16:00)。三、**展示地点**: 浦东新区康桥路658号。四、**拍卖时间**: 2019年2月27日13:00起。五、**拍卖地点**: 浦东新区康桥路658号。六、**咨询电话**: 63853633、63859738。

注意事项: (详见拍卖目录)
竞买人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明于现场拍卖前1小时至拍卖会现场办理竞买协议手续,并交付保证金1万元/辆;使用现场与网络同步拍卖系统的竞买人,请提前3小时在网上注册和交纳保证金,经身份认证后可以参与同步竞买。
保证金交付账户名: 上海国泰拍卖行有限公司; 账号: 7311610182600028051; 开户行: 中信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上海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欢迎关注本公司官方微信“海上艺拍”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9年2月26日14:00举行车辆物资拍卖会。
拍卖标的: A类: 废旧设备等等【5千】; B类: 废旧电脑机箱、打印机、空调、办公桌椅、轿车等等【1万】; C类: 冷藏车【5万】【保证金】
咨询看样: 即日起至拍卖前8:30-11:30 13:00-17:00(节假日除外)电话咨询、预约看样。
咨询电话: 63099005、63077777*366 郑先生
拍卖、咨询地点: 上海四川北路73号(近天津路)
注意事项: 1、A类竞买人仅限具有本市法人企业单位, B类、C类竞买人须与竞买标的相应资质的企业单位和自然人, 提交相关资料、身份证明办理竞买登记手续。2、A类为竞买登记时间截止至2019年2月20日11:00前, 竞买人竞买资格须经委托方审核通过后方能预付保证金, 保证金仅限票据支付。B类、C类保证金仅限现金、银行转账票据支付。银行转账的保证金须在2019年2月25日16时前到达本公司账户, 付款人与竞买人身份证一致。户名: 上海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 1001213909200017623; 开户行: 工行上海市武进路支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公告
沪关缉机公告字[2019]4号
张祥: 我关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了沪浦海关缉查字[2019]0052号行政处罚决定, 决定: 没收走私化妆品340件。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已于2019年2月15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19年2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公告
沪关缉机公告字[2019]5号
周兆其: 我关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了沪浦海关缉查字[2019]0051号行政处罚决定, 决定: 没收走私货物43件。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已于2019年2月15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19年2月15日

迁址公告
解放日报广告门市部由原汉口路281号搬迁至威海路755号4202室。
电话: 63510135、22898558

苏砂公: 闽南革命的先觉者
(下)

苏砂公一案发生后, 轰动八闽, 亦引起京沪报界之关注。群情不平, 各界人士大力声援。消息传至国外, 槟榔屿同盟会机关总部即电孙道仁及省议会, 要求释放苏砂公, 以安侨情。驻上海海军司令杨树庄不满于孙、彭的胡作非为, 派了四艘军舰开赴马尾港, 勒令孙道仁即速放出苏砂公, 否则将炮轰都督府。在各方舆论和武力挟持下, 孙、彭无奈, 只好释放苏砂公。苏砂公出狱时省议会派了汽车, 众人均到监狱迎接, 沿途燃放鞭炮, 以示慰籍。苏砂公出狱后, 由海军护送到上海。据说第二天, 袁世凯要处决苏砂公的手谕就送到福州, 而苏砂公已超然而遁矣。

迫于当时的形势, 苏砂公被迫再度逃亡日本。1914年再由日本转赴南洋群岛, 继续从事倒袁运动。1915年, 袁世凯公开复辟帝制。在这关键的斗争时刻, 27岁的苏砂公取道香港回厦门, 筹备成立厦门市党部, 就幕后担任《江声报》编辑, 仍一如以往, 不避权势, 揭露黑暗, 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尤加抨击。苏砂公“图文并茂”, 在文中结合插图, 画一只猿猴树上, 树顶题“中国皇帝宝座”六字, 发表于报端, 把袁世凯的丑态揭露得淋漓尽致, 因而再遭逮捕入狱。

狱中, 苏砂公受尽毒刑, 左眼因受伤后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致瞎。因为少了一只眼, 为了表示抗议, 以“砂”表示眼睛少了, 此后, 干脆以“砂公”为号, 作字行文, 均以“砂公”署名, 真名反例少有人知。幸经思明中学校长王人骥等人多方奔走呼吁, 各界极力声援而获释。

1922年2月, 苏砂公由于指责当时任思明县县长的彭寿松劣政而遭迫害。有一次, 苏砂公上街, 被彭的爪牙跟踪盯梢, 苏砂公急中生智, 折回一家商店中, 店员认出是苏砂公, 于是给了他一套衣服。苏砂公心领神会, 急忙脱下长袍, 换上衣服扮作顾客, 这才得以脱险。鉴于此, 苏砂公被迫辞去《厦声报》记者职务, 到集美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师兼《集美周刊》总编辑。

在《集美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中可以查询到苏砂公在集美学校的时间: 1922年2月10日到, 1923年8月离校, 在集美学校待了一年半。其间, 在1923年4月, 钱穆与他成了搭档, 钱穆做季刊总编辑, 苏砂公做《集美周刊》总编辑。

《集美周刊》于1921年10月1日正式出版, 当时红学家王伯祥为编辑主任, 陈联璧为发行主任, “本校各种定期刊物, 有悠久之历史, 而能赓续不断者, 惟此而已”。

相关史料曾记载苏砂公在集美学校上课的情景, “数年前, 集美学校校长叶始俊(叶渊)曾聘公主讲国文, 每周仅三小时, 而月薪三百元。值上课时辄以电报迎于鹭江, 讲时旁听者座之为满。叶校长亦与焉”。



陈满意 著

即返故里, 到家时父已病逝, 于是苏砂公在家守孝。1932年后, 苏砂公彻底退出新闻界, 在厦门中学任国文教員。1934年春, 寓居厦门本部巷的苏砂公革命雄心遇挫, 爱国壮志难酬, 既痛恨社会之腐败, 又深嫉反动政治之黑暗, 心情抑郁, 落落寡合, 寄情诗酒。短暂赋闲时, 曾作过七绝一首, 可见其境况与心情之一斑。

1937年, 苏砂公又转到厦门大同中学任国文教师。1938年5月, 厦门为日军攻陷, 苏砂公随大同中学内迁至漳州海澄县厚境许村, 作有《好景集》等诗文, 对日本侵略者践踏、破坏中华之“好景”河山, 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愤怒的控诉。

1939年, 苏砂公五十二岁, 又随校从海澄县再迁至南靖县, 寓住南苑楼。苏砂公粗衣淡饭, 生活极为贫困, 他的居室陈旧狭窄, 设置简陋, 一床、一桌、一书架而已。他愤于世风日下, 学校的政治活动概不参加, 每天大半沉吟于斗室之中。面对国土沉沦, 山河破碎, 国事日非, 人民疾苦, 悯人忧国之心使他显得郁郁寡欢, 异常苍老, 常借酒分忧, 三餐默默独酌。然而, 苏砂公授课时一丝不苟, 娓娓动听。他自编教材, 选材十分大胆, 类似《友邦惊诧论》等, 对学生常以一些爱国诗人的名篇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对有关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事迹的课文, 尤其讲得慷慨激昂, 义愤填膺, 甚至声泪俱下, 学生们最喜欢听他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

1943年农历五月十三日申时, 这位民主主义革命老战士在大同中学(南靖山城)的南苑楼里坐在椅子上去世, 享年五十六岁。当时苏砂公家徒四壁, 蒙各界人士及全校师生资助, 数人扶棺上山城溪边, 安放在杉排上, 由其弟苏维熊及子见京运回家乡。